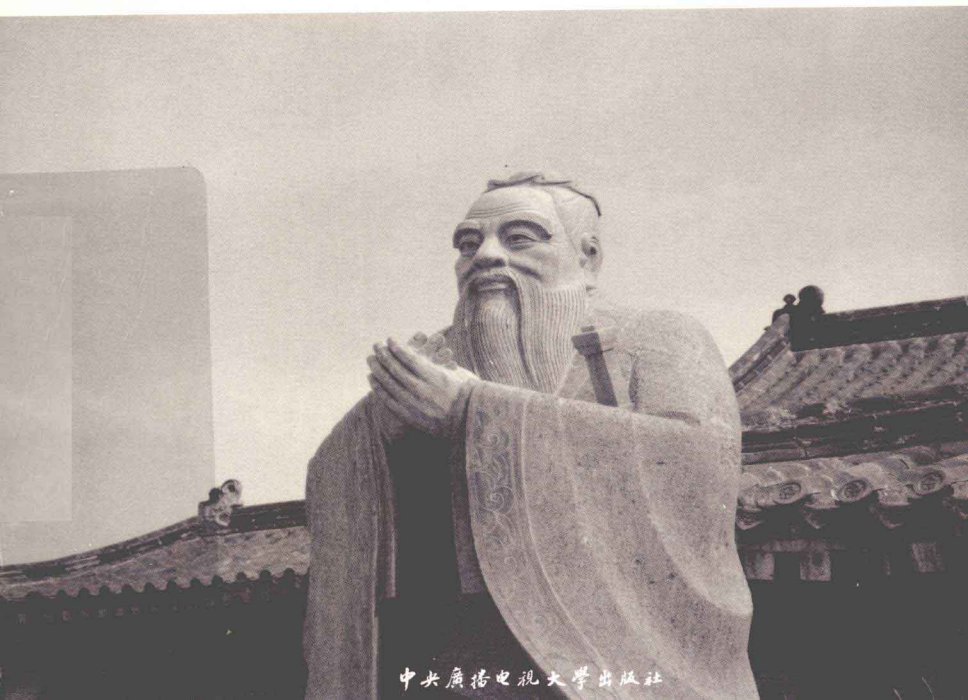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捍卫 论语

韩 鹏/著

一部薄薄的《论语》，犹如一条中华智慧源头的汨汨翻涌的清泉。泉水叮咚，润心洗肺，数千年而不衰。

## 第四卷 捍卫永恒的道义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# 捍卫论语

4

——捍卫永恒的道义

韩 鹏 著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捍卫论语. 4, 捍卫永恒的道义 / 韩鹏著. ——北京:  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3.3  
ISBN 978-7-304-06036-7

I. ①捍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研究  
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8805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捍卫论语 4——捍卫永恒的道义

Hanwei Lunyu 4 Hanwei Yongheng De Daoyi

韩 鹏 著

---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---

策划编辑: 李 娜

版式设计: 赵 振

责任编辑: 蒋全龙

责任印制: 林鸿雁

---

印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 册

版本: 2013年3月第1版

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11.5

字数: 220千字

---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6036-7

定价: 35.00元

---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政体外的观察家·子路   | 1   |
| 第二章 中庸搭建人生坐标·宪问  | 81  |
| 第三章 永恒的道义捍卫者·卫灵公 | 215 |

# 第一章

## 政体外的观察家·子路



## 【子路01】

## 【原文】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，劳之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。”

## 【释意】

子路问如何从政。孔子说：“自己身先表率，然后使役百姓。”子路请老师进一步讲解，孔子说：“不要懈怠。”

## 【啖言】

真是感佩，孔子将从政的要领竟然总结为这样六个字——先之，劳之，无倦。如果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，身先士卒，只讲奉献，乐此不疲。

可惜，从政者很少奉此为圭臬的，他们大都走向了这六字箴言的对立面。

从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被老师甜美的嗓音坚定地灌输着一种理念——劳动最光荣。可爱的老师所举的榜样也很可爱，忙碌的蚂蚁或是辛勤的蜜蜂。

但，没有人能成长为飞在花丛中的蜜蜂，或者头上顶两根天线的蚂蚁，因为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。像托尔斯泰那样自省地坚持认为，自己不劳而获过着寄生虫般可耻生

活的人，少之又少。除了人类灵魂的导师，绝大多数人则是喜欢一边在大门贴上“人勤春来早”的对联，一边搂着枕头呼呼睡大觉的。

当然，人的懒惰并非一无是处。因为大多数人有懒惰的倾向和需求，所以少数勤快人为满足大多数人的懒而开动自己灵活的脑筋，于是科学得以发展，技术得以进步。比如，因为人讨厌用手搓洗衣服，于是出现了洗衣机；比如，因为人讨厌气喘吁吁地攀爬，于是出现了电梯或缆车；还比如，因为人讨厌行走天涯，长途跋涉，于是出现了汽车、飞机……

科学发展的目的，粗鲁些讲，就是让人四体不勤。

马克思说，劳动创造了人。我说，厌恶劳动推动了科学进步。

但科学和文明向来就是两回事。1919年，罗素来到中国，他对古老而未经工业文明污玷的当时的中国赞赏不已，认为相较与西方，东方的中国真是一片净土。

于是，一个怪现象在20世纪初叶诞生了：一方面，西欧的启蒙思想家在热情赞颂中国的仁义道德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的本土启蒙思想家却在极力挹伐自己的传统人文理念。他们的分歧，就在于对“落后”所定义的对象不同，一个在指文化，一个在指科技。

谁更具有远见？这在今天已不言自明。

再回到劳动，来看看劳动对人是多么重要。汤因比在他著名的《历史研究》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——文明

成长的黄金适度点。

就像地球距离太阳不远不近，既不过于寒冷，又不过于炙热，所以才会有万物生长一样。他认为文明的形成也有着安逸与劳顿之间的最佳点。东欧的斯拉夫人生活太安逸，缺乏外界刺激，所以他们缺乏劳动激情，没有原创动力；而凯尔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又苦于承受了过多的自然灾害，劳役过重，压抑过深，所以抑制了思想的萌生，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古希腊人，所以，他们可以创造出人类文明的制高点。

他的言下之意，人不能过于安逸，太舒适的环境培育不出杰出的人。这一点倒深合了中国春秋时一位老太太的思想。

她叫敬姜，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。《国语·鲁语》中，她有段关于劳动和安逸的著名发言：“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；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材，逸也；瘠土之民莫不向义，劳也。”

为此，老太太在《国语》里得到了孔子多次热烈表扬。

因为表扬者同样认为，民心不能无所用，不用于此，则用于彼。不劳动就会孳生淫逸之心，这于社会发展，于国家管理都大大的不利。

事实上，剔除掉苛政与盘剥的劳动，向来是为人民群众所欢欣接受的。

《邶风·七月》是《诗经·国风》中最长的一首诗。从夏历正月开始，叙写了整整一年的田家劳作生活。通过娓娓动听的叙述，展示了各个季节的劳动场面、生活图

景，在真实再现人民群众艰辛劳作的同时，也生动描述了底层群众在男耕女织日常劳作中的舒畅与欢欣。《毛诗序》认为它的主题，就是“陈后稷、先公风化之所由，致王业之艰难”。

孔子也正是看到劳作可以改变风化，可以致王政，所以他提出的使人劳之，就不只是单纯地让大家为社会创造财富，更重要的是求得社会安定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所谓安居乐业，首先必须有业可干，然后才谈得上乐，这是他的理论基础。

但，孔子走得还要远。他在提出使民“劳之”之前，先要求从政者“先之”。

为政者，贵能合理地劳其民，尤贵能以身先其民而劳之。这样，民劳才能有所不怨。

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相当鄙视吴起，说他是“猜忍人也”。母死不奔丧，为统兵做将手刃妻子，都是他猜忌、残忍的实证。但他统军率兵中，却能身先士卒，与最底层的战士穿一样衣服，吃相同伙食，睡觉不铺席子，行军不骑马坐车，亲自背负口粮。有个士卒发恶疮，吴起亲自为他吮脓。士卒的母亲听说此事后痛哭流涕，有人问她，你是感动的吧。这位母亲说，孩子父亲当年也生恶疮，吴将军也是为他吮脓，结果他心怀感恩，在战场上英勇捐躯。如今吴将军又给我儿子吮脓，我是哭儿子命不会长久了。

领导一作表率，基层就会感动出人命。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而付诸行动却又是那么难。

## 【子路02】

## 【原文】

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曰：“举尔所知，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

## 【释意】

仲弓做了季氏的管家，问如何管理政事。孔子说：“先整饬官员各尽其职，赦免他们小的过失，举拔贤能之才。”仲弓说：“怎么知道是贤才而把他们举荐出来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举荐你所知道的，你不知道的，难道别人会舍他不举吗？”

## 【啖言】

孔门学风的确端肃。

即使那些学业有成，在社会上风光无限，甚至已经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学生，他们仍能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之余，弯下谦恭的身躯，回到母校，来向老师汇报思想或讨教智慧。

学生心中，老师是座道德和智慧的峰巅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只有时时聆听教诲，才能不断精进，得以自我完善。

老师眼里，学生永远没有毕业，不管他们身居何位，官居几品，他们都有个统一的身份，永远的学生。

所以，做了季氏家宰，被孔子评价为“可以南面”的仲弓，一点不怕低年级同学笑话，仍满怀虔敬地不时跑来向老师请教。

孔子的回答总简洁得像拍电报，惜字如金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

治民之纲在治官。只有官吏各居其位，各尽其职，政令才能通过他们得以实施。如果政风松弛，官员尸位素餐，上下嘈杂一片，这样的政局就一定岌岌可危。

这是个常识。

元朝末年，各级政府官僚贪污成性，骄奢淫逸，甚至腐败糜烂到“罔然不知廉耻为何物”的地步。蒙古官吏很多都不学无术，有的甚至连汉字也不识一个，要题判署事，写“七”时钩都不会右转，而是向左挑起，见者为笑（见叶子奇《草木子》）。这样的一堆文盲加无赖充斥政坛，这样的政权怎能不玩完呢？

孔子的“先有司”真是提纲挈领。他同时又提出“赦小过”。如果律令过于苛严，动辄推出午门问斩，每天祭天炮隆隆震荡街衢，菜市口人头纷纷滚落一地，那么就会人心惶惶，每个人有朝不保夕之虑。自顾命尚且不暇，焉能构建和谐社会？小过则免，那么刑法就不会滥施，政令才可以畅通，百姓才可以安稳。

但施政最需要的，是举贤进能。贤人进，不才者退。

举一贤人入，则贤人鱼贯而入；举一佞人入，则卑鄙之徒尾随而至。

春秋时，燕昭王于燕国被齐国所破之后，励精图治，发奋图强，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他向郭隗说：“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，孤极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报。然诚得贤士以共国，以雪先王之耻，孤之愿也。先生视可者，得身事之。”郭隗有点不要脸地说：“王必欲致士，先从隗始。况贤于隗者，岂远千里哉！”郭隗的意思是，你要招贤纳士，就得先做出敬贤重贤的姿态，从我这里开始，你敬重我，那么比我强的众多贤人就会络绎不绝而至。于是，燕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事之。结果真如老郭所言，乐毅从魏国来了，邹衍从齐国来了，剧辛从赵国来了，士争趋燕。最终，乐毅率领多国部队攻入齐国临淄，“尽取齐宝，烧其宫室宗庙”，大报此仇。

你重视人才，就会被人才所重视。而人的因素永远是生产力第一要素。

汉武帝也是个重视人才的典范。《汉书》称：“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。”他积极引进外部人才，使得原匈奴小王赵信给汉家骑军带来了草原上先进的战术。大将军卫青，是平阳侯家的仆人，小时候回到他父亲身边，同父异母兄弟都羞于认他，把他当奴仆对待，长大后，他也只是平阳公主身边的车把式，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汉武帝慧眼识英，大胆提拔，果断重用，最终造就一代战神。

仲弓的“焉知贤才而举之”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，

和唐朝的封德彝所犯的毛病一样。

唐太宗曾让封德彝推荐人才，很长时间也不见他推举一人，李世民怪罪下来，封先生委屈地说，不是我没尽到责任，而是放眼望去确实没有有能力的人。太宗说，君子使用人才和使用器物一样，都是用其长处，将国家治理得繁荣富强的古代君主，难道是借用的上几代的人才吗？问题是你没有发现人才的本领，所以不要冤枉人。

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总是短缺。无才可举的真正原因，一是乏识才之眼，二是乏举才之胸。孔子的回答就带着委婉幽深的责备，你只管举荐你知道的就行。剩下的，自然有别人来推举。

李世民无意识中运用了孔子一句话，他站立在典籍里的身影立刻就高大了许多。这大概就是古希腊人劝诫人与智慧为伍，与真理为友的原因吧。

## 【子路03】

### 【原文】
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！子之迂也。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！由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

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！”

### 【释意】

子路说：“卫君等待您去主持政务，您将以何为先？”孔子说：“一定是正名。”子路说：“这样做，您太迂腐了。怎么正呢？”孔子说：“粗野，仲由！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，暂时不要讲。名分不正，就讲话不顺；讲话不顺，事情就办不成；事不成，礼乐制度就兴不起来，礼乐制度建不起来，刑罚就不会公平；刑罚不公平，百姓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所以君子确立的名一定能讲得出，能讲得出也一定可行。君子对于自己的话，没有一点苟且马虎的地方。”

### 【啖言】

手机上读到个段子，可口可乐。

一个贫困的老农被同伴问：如果你有钱了准备干什么？老农兴奋地回答：那我也像城里人一样，清早吃油条，喝豆浆。同伴又问：如果你特别富，富得像李嘉诚那样，怎么办？老农充满憧憬地答：那我就耍耍派头，吃一根，扔一根，喝一碗，倒一碗！

子路问话的口吻像极了段子中的同伴，而孔子匪夷所思的回答也太酷似对话中的老农。

的确匪夷所思，问你主持政务后先干什么，你怎么无厘头地来正什么名呢？

这段问答，就发生在孔子自楚返回卫的路上，此时卫国的执政者为卫出公姬辄。

而其背后，还有着一段复杂的历史背景。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载：卫灵公的太子蒯聩，欲谋害南子，事败被发觉，畏罪逃往晋国。卫灵公翹辫子后，他的孙子，蒯聩之子姬辄遂被立为国君，这就是卫出公。后来，在晋国赵简子庇护和支持下的蒯聩，则于前493年卫灵公死后，大摇大摆回来接受政权。于是，蒯聩与儿子姬辄爷儿俩之间为争夺君位展开厮杀，卫国上下顿时乱作一团。

《论语·述而》中，冉有问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诺，吾将问之。”人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怨乎？”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出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那就是众弟子不知孔子心下是否支持卫君之间以子拒父的战争，才有的疑惑一问。

在此，孔子就是因为卫出公不父其父，所以说假设自己从政卫国，那么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——正名。要知道，孔子此时只是以一个出亡者的身份漂泊在卫国，你来蹚这滩浑水，为卫君父子间正名，不光子路，连我都认为

这实在太过迂腐。

孔子为此很生气，若用现代语言来复读骂子路的话就是，放肆，你不知道的就不要乱说！

在孔子的思维系统，尽管是卫国君王父子之间的个人私事，也尽管你当儿子的姬辄现在是卫君，但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概念不能变，我就得说。

蒯聩是父，姬辄为子，既有父子之名，则不可以以子拒父。现在的名义却是仇人，这就是名不正，言也不顺。言之尚不顺，行之何能成事？事无可成，则礼乐不能兴。社会失去礼乐，就会妄施刑罚，刑罚亦必不能中理合道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手足无措。这样上下无致、嚣嚣纷乱、一盘散沙的国家，怎么能够存立于世界之林？

所以，孔子的结论是，正立名分非常必要，君子说出的话，应该没有一点苟且含糊的地方，决不能王顾左右，也不能支支吾吾，当然就更不能言不由衷。

孟子说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我认为乱臣贼子们所惧的，就在老先生不带一丝含混的正名之上。

这也是后世犯上作乱者必先为自己编造个名分或理由的原因。

1399年，被大明朝削藩的燕王朱棣眼看形势不妙，决定起兵反抗，为师出有名，就举出“清君侧”的大旗，向外界声称：“予已上书陈情，请诛奸臣，今少主为奸臣所蔽，恐不见答，则惟应以尔等清君之恶，扶国家之既坏。”如此，一场叛乱就名正言顺为国靖难了。